

物学。他的研究方法注重于实验和辨别同异,订正了许多古籍所载植物的性状和名称。如《尔雅》说:“藹,大苦”。郭璞的注以为“藹”就是甘草,沈括研究的结果,认为是黄药。沈括还对一物多名或一名多物的分歧,作了几十种的刊误纠谬工作,对植物学和药物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此外,沈括还精辟地阐述了他在植物地理学、物候学和生物学等方面的卓越见解。他说:“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、八月,此殊未当”。他主张要根据具体分析,应该看是用叶、用芽、用花、用实或用根之不同而定。“用叶者,取叶初长足时;用芽者,自从本说;用花者,取花初敷(开放)时;用实者,成实时采。皆不可限以时月。缘土气有早晚,天时有愆伏(失常)。平地三月花者,深山中则四月花”,这是因为“地势高下不同”造成的。他还分析了决定植物生长的多种因素:“一物同一畦之间,自有早晚,此物性之不同也”。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描述。他又说:“岭峤微草,凌冬不凋;并汾乔木,望秋先陨;诸越则桃李冬实,朔漠则桃李夏荣。此地气之不同也”。这阐明了环境和气候对植物的影响。他还说:“一亩之稼,则粪溉者先芽;一丘之禾,则后种者晚实。此人力之不同也”。这就肯定了人的因素。此外,沈括还注意到了物种变异现象。他说:“菜品中芜菁、菰、芥之类,遇旱其标多结成花,如莲花,或作龙蛇之形”。他还说:润州李公达的“园中菜花悉成荷花”。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,他并没有把这种形变归结到“妖异”上去,而是肯定它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,并科学地指出:“此常性,无足怪者”。

沈括对植物生长因素和变异的生动分析,再一次证明,沈括的自然观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素。

在动物学方面,沈括也有所记述。他在出使契丹时,曾猎得几头跳兔带回来观察,记录了它的形态。他还记述了“似雁而小”的白雁,等等。重要的是,沈括描述了生物天敌现象。他说:“元丰中(公元1078—1085年),庆州界生子方(蚜,即粘虫)虫,方为秋田之害,忽有一虫(即步行虫)生,如土中狗蝎,其喙有钳,千万蔽地,遇子方虫,则以钳搏之,悉为两段。旬日,子方皆尽,岁以大稔(丰收)”。

沈括通过调查了解,说:“海物中车渠,蛤属也”。可是汉朝的大儒郑玄错误地把“渠”解释成为“车冈”。沈括严肃地说:“盖郑康成不识车渠,谬误之耳”。这不是一般的刊正,而是沈括政治上的尊法反儒反映到学术上的表现。

但是,沈括毕竟是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大染缸里,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,他曾称李顺为“剧贼”,在他的思想里仍然掺杂着一些神秘主义的糟粕,如什么“惠民之报”,以及风水迷信等封建落后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在研究沈括的著作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,在汲取它所提供的一切有益的精华的同时,注意批判和剔除它的糟粕。

今天,我们生活在与沈括完全不同的时代,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,为科学发展开辟了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广阔道路。但刘少奇、林彪一类骗子,尊儒反法,妄图复辟资本主义,严重地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我们必须积极投身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去,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,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,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,自力更生,奋发图强,夺取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新胜利,争取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简 讯

环化 AMP 与牛皮癣

被称为信使化合物的环化 AMP (腺一磷)控制着机体内大部份激素的作用。机体在正常状态下,激素和环化 AMP 均维持在一定的水平。近来有的皮肤病医生指出,牛皮癣与缺乏环化 AMP 有关。在正常皮肤中,环化 AMP 起着调节细胞分裂速度的作用。牛皮癣患者病变区的皮肤细胞生长过快,同时发现环化 AMP 的含量在牛皮癣皮肤中比在正常皮肤中少得多。